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五　列傳百四十五

孝友

裴敬彝　裴守真子子餘曾孫行立從新書增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　張琇

梁文貞　崔衍父倫從新書增

丁公著　羅讓父珦從新書增

侯知道從新書增程俱羅　許法慎從新書增

林攢從新書增　陳饒奴從新書增

王博武從新書增　萬敬儒從新書增

章全益從新書增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

仁惠逮於胥嗣矣善於兄弟必能因心廣濟德信被於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於君施於有政承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蠻貊猶行焉雖窘迫猶亭焉自昔立身揚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之史官所傳孝友傳多錄當時旌表之士人或徼細非衆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錄衣冠盛德衆所知者以爲稱首至於州縣薦飾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新書序曰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於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逊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奭韓子倘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鶉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

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
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
徵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邱臧
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臧德魏
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
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陳玘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
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元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
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元同張衛曹存勳李文
褒董六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亢河東張
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爾姚巖張師
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管沛
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年潘艮
瑗魯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邱楊嵩瑄許田李願道彤
城蔡洪不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洲皇甫恒彭
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搏燕州焦懷肅郭景華郝
縣曹少微浩城趙烟資陽趙光禹黃昇梓蓮馬冬王泰
梁王興嗣依政焚濟巴西韋士宗文博焚暨子詮附鄭
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
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嵎上饒鮑嘉福虞鎔真句谷張楷
消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黃卅建昌熊士聰

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
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曁張芮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
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諲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
川建陽劉崇邵武黃亘張巨籛吳海泉山黃嘉歙永泰
王奐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鄂澧
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
鄞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蔡德方馬元操李
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
畢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禾
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兒涉張荷異鄭縣王
元緒寇元童舒城孫行周滕州方良駢惆盧戴元益高
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
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
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
以父母疾多封股肉以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
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
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鄠陵任
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
涉襄陽馮子誠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楡次馮
秀誠封邱楊嵩珪劉浩清祂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脩

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淩法跨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掇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歿亦不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髖廬於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於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也父孝

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童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知本貞觀初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頊開元中爲給事中揚州刺史知隱孫顒有文詞亦歷給事中太常少卿從祖兄弟凡爲給事者四人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

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嘗有所苦志竟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也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人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鳥鶵交置諸巢中令群鳥鬬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禽鳥尚不

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耳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棄其妻更與諸兄弟同居處情契如初屬盜起閭里依之爲堡者數百家因名爲義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別駕楊宏業造其第見有六院唯一飼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又有宋興貴者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高祖聞而嘉之武德二年詔曰人稟五常仁義爲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偽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

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思茲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宏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與貴壽卒

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

鬬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啗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戮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周智壽者新書作同蹄智壽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

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衢路流血徧體又收智爽屍䑛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

博州聊城人王少元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

元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辯或曰以子血瀝父骨即滲入焉少元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讐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其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仇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飾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讐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讐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

所以止過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讐非亂也
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
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
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義動天下以
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
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亡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
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
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
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
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
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
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
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
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
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
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讐者
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
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閻門誦祕書監虞世南器

其人歲終書上考因辭召爲宏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宏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

識改葬曾祖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烏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宏度士讓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焉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趙宏智洛州新安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肅孫父元軌隋陜州刺史宏智早喪母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史記漢書隋大業中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應詔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祕書丞令狐

德芬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舍人貞觀中累遷黃門侍郎兼宏文館學士以疾出爲萊州刺史宏智事兄宏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祿皆送於兄處及兄亡哀毀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稍遷太子右庶子及宮廢坐除名尋起爲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宏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宏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宏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宏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覩然孝之爲德宏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

道之爲大也顧謂宏智宜畧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宏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奉獻帝甚悅賜綵絹二百疋名馬一匹尋遷國子祭酒仍爲崇賢館學士四年卒年八十二謚曰宣有文集二十卷宏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歷襄陽丞客死鄆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諷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直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舍北遂歸葬宏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也代爲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

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稱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孝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櫛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

太僕光祿卿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故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元度十一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涸廬前靈芝生

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

躬親藥膳承侍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召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烏巢於墳樹子通弟兄八人復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

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爲內新書作臨說黄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寃臨大奇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敬彝補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卽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還倍道言歸果聞父喪嬴毁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肩輿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詔贈以縑帛仍

官造靈鼉服閣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裴守眞絳州稷山人也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也父眘大業中爲淮南郡司戶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眘素有仁政相誡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眘及妻子還鄉貞觀中官至鄠令守眞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復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郡屬永淳初關中大饑守眞盡以祿奉供姊及諸甥身及

妻子羸糲不充初無倦色尋授太常博士守眞尤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爲稱職高宗時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之事守眞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舂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禮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鸞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眞又議曰竊唯二舞肇興

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博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時並從守眞議會高宗不豫事竟不行及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當時稱爲得禮之中守眞天授中爲司府丞則天特令推究詔獄務存平恕前後奏免數十家由是不合旨出爲汴州司錄（新書司馬）累轉成州刺史爲政不務威刑甚爲人吏

所愛俄轉寧州刺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數千人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

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時涇岐二州有隋代蕃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悉沒爲官戶奴婢仍充賜口以給貴幸子餘以爲官戶承恩始爲蕃戶又是子孫不可抑之爲賤奏劾其事時履溫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履

温等詞屈從子餘奏爲定開元初累遷虢州刺史改存
寬惠人吏稱之又爲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十
四年卒諡曰孝時程行諶議諡貞中書令張說嘆曰二諡可無愧矣子餘居官清
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弟巨卿衛尉卿
耀卿別有傳曾孫行立重然諾學兵行法門十立直幾毀以卑劣累優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日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竟臨時當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黨人悅服英策及立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於軍經略使多假借暴恣干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常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日畢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侯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所嗇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

侍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神龍初爲給事中

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葬發引吏人齎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卽時殯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

敬潛將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曰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賦詩曰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暨思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睿宗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事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日及歸田

園不事產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讌開元三年卒初日知以官在權要諸子弟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為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衡以妾為妻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崔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元孫也自博陵徙關中世為著姓父皚（祕甫傳名皚新書宰相世系表名皓）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選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

此今之郄詵也特表薦擢為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為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更表陸渾尉郭鄰大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處由是改為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大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之人頻其利時監察御史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屢犯法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彝留司東都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為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毀逾禮常於盧前受弔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

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

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元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名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或謂沔曰今

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

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

方爲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爲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

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悅焉尋出爲魏州刺

史而潦敗稼沔弛禁便人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左散騎常侍爲集賢修撰

以清直歷祕書監太子賓客三十三年

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與服制之紀太常卿韋縚奏

請加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汙尊抔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元可存而不可測也祭

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元鐏犧象罍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鐏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

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淸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閟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昜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㽅㽅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

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
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
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曾
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
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
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
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
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
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
猶望稍須廣大竊據禮文有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

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
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
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
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
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者竊以大道既隱天
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
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之義理歸本
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亡愛敬宜存倫序是以
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
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

有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誡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新書作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參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典籩豆每

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至袒免餘依舊定仍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陸南金蘇州吳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末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不平之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烈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事頗洩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兼宏文館學士尋卒南

金初爲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爲讐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上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謹左丞相張說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

外郎以疾固辭不堪繁劇轉爲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

張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爲巂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軍中贓罪（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敕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巂州按反狀）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汪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於都城（魏王池）挺刃殺之瑝雖年

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爲琇所殺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讎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讎上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之成復讎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敕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爲

父復讐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瑒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瑝瑒既死士庶咸傷憫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瑒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所其為時人所傷如此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讐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讐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讐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讐見於春秋於禮記周

官若子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許於律而律無
係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
刖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
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
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
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
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旌下之爵非百姓相殺也
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
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
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令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
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
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
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
失指矣行詔以說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
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
危死買得以莅播得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莅
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

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聞書請罰有權貫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比迴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兎馴擾鄉人以爲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絕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是歲御史大夫崔隱甫延奏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自國初已來與

姪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仍編入史館制皆許之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左丞倫之子父倫字敘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爲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蘇山反陷於賊不汚僞官使子弟問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擢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謚曰敬繼母李氏不慈於衍天寶末擢明經衍時爲富平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於蕃中衍不給

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因鬬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邰每多取子母錢使其王以契書徵負於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後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稅重數倍其青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徵十之七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乃詬衍以

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
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登頗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
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
申請不詣實不恵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
言而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
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
直乃特敕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遷宣歙池觀察使政
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位者待
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
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耗竭韋臯劉贊

裴肅爲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卒年六十九貞元二十一年詔加新書作贈工部尚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廄廚闕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歛喪表諸朝賜布帛三百段米粟稱之路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襃美賜一子官云謚曰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袞父緒皆不仕公著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

秩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毀
之容人爲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苹表其
行詔賜粟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
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延薦
其行卽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尋授水部員外郎
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轉駕
部員外仍兼舊職穆宗卽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
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情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
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寵靑宮
之舊也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固求

外官遂授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靜爲理改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上以浙西（新書浙東誤）災寇詢求良帥命檢校戶部尚書領之詔賜米七萬碩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朝一日著禮志十卷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凶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羅讓字景宣（越州會稽人）祖懷操父珦官至京兆尹（珦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皐領江西荊襄節度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皐卒軍亂劫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

以狗環棘庭中俾投所刦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召爲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坰傍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祠坰下令止之修學官政敎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諡曰夷

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高等爲咸陽尉丁父憂服闋尚衣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十餘年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爲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爲散騎常侍未幾除

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李贈禮部尚書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讓再從弟詠子劭權字昭衡進士擢第劭京劭權知名於時並歷清貫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踊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亡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痛

股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聸前無鄰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痼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刲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於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上爲作誄甚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甿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

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産紫芝白芝廬中醴泉
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
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
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
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表合於上下請表
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
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
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旻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搯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烏

猷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一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一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於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疾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於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

溺死博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啟所鞠母病全啟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啟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悌亦爲人瑞表門賜

爵勸乃錫類彼禽者梟傷人害義

新書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概而凶盜不敢凌天子𠻳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袁而著於篇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六　　列傳百六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許淹　李善　公孫羅　魏模從新書增

歐陽詢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子大隱從新書增　李元植

張後胤孫齊丘從新書增　蓋文達蓋文懿

谷那律孫倚相新書增　倚相子崇義崇義子從政皆從

蕭德言　許叔牙子子儒

敬播　劉伯莊子之宏

秦景通　劉納言　羅道琮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

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並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别立小學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宏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兹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互乖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允明典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冠於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粤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內

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宏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兹二聖道著羣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且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鋭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閤下及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宏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

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經義商畧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充宏文館學生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元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

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邱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
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伏虔何休王肅王
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
其道理合襃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
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
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
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恡官爵取悅當時其
國子祭酒多授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
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
判祥瑞案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

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將取宏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元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卽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爲儒學篇字冠誤下屬缺文

徐文遠名曠以字行洛州偃師人南齊司空孝嗣元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客偃師家貧無以自給其

兄休新書名文林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於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奧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元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爲漢王諒講孝經禮記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

褚徵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駮諸家又出已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饉文遠出城樵採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倏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際爲義衆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宏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

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虛匡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內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冤耻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元感遂乃暫墜家聲行迷未遠而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兵權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

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畧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弃長安世充怒絶其稟文遠餓幾死數矣因出樵採爲羅士信獲之送於京師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宏正善言元理陳大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於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新書名孝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獨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爲祕書學士大業中廣召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其子元恕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

移病於成皋杜絕人事王世充平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祕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衞宏之後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於祕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宏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所難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

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魏模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淹貫古今而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明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於祕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祕書郎乾封中出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

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於代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頠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卽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卽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

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嘗行見索靖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八十五）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貿汝父書迹之直通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

貍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絰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起復後而能哀慼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拜夏官尚書二年轉司禮卿判納言事爲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爲不可遂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辭俊臣代占誅之爲酷吏

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祕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職歸鄉里尋附於杜伏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國使必勿藉其束脩爲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爲發

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爲學士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沘陽令崔文康坐事滎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差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風流蘊籍頗滑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新書作文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爲

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爲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爲餘杭令以年老歸鄉里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備元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兇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爲心腹誅害忠良疎忌骨肉窮極奢靡剥

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爲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否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爲心如其貪惏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說是爲人君父當須仁慈爲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爲憂慮及承乾廢黜敕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士衡旣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惟賈公彥爲最焉

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

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儀鳳中爲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於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爲七室唐朝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毋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悰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元植又受三禮於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元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宏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元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新書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爲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累除燕王諮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爲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

聖帝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義於君今尚記之後俯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强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俯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賜並同職事卒年八十三贈禮部侍郎新書尚書諡曰康陪葬昭陵孫齊邱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諡曰貞獻子鎰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旣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

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綽爲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受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爲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爲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宗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宗別於祕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樂昌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常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爲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孫倚相仕爲祕書省正字讐覆圖書多所刊定予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採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次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繩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師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爾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皆魏有洛相之閒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埀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頗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兇

猶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令圖久安計莫若令爾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衞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卽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於王武俊如其揣云

蕭德言字文行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元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說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代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代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

也賜賚尤渥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遣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戸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代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塡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

臥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兹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新書武陽縣侯十七年拜祕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永徽五年卒於家年九十七高宗爲之輟朝贈太常卿諡曰博文集三十卷曾孫至忠自有傳

許叔牙字延基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宮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

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三年卒子子儒子儒字文舉亦以學藝稱高宗時爲奉常博士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宏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委令史句直以爲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臥時云句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爲口實其所註史記竟未就而終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祕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

作郎新書佐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於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為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元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元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此官極為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妾高不獲歷居此職參譔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人總其類會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

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寮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輒受其辜背禮違情殊爲太甚必期反玆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違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爲不可詔從之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後坐事出爲越州都督府長史（徙安州）龍朔三年卒

官播又著隋畧二十卷

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爲宏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天時累遷著作郎累修國史卒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即位以故吏贈秘書少監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

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睟後復踐其官及職爲漢書學者又有劉納新書作訥言亦爲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參侍經史自府入宮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詼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棄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爲興州刺史道琮

勤於學業而慷慨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荊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咒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咒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負之還鄉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致道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尋卒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七　列傳一百四十七

儒學中

蘇弁 兄冕 衮　陸質

馮伉　韋表微

許康佐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

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洽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

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凊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為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勗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交深文偉自是益知名其後右史缺

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遷鳳閣侍郎兼宏文館學士載初元年遷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天授初內史宗秦客以姦贓獲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為殺已遽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為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祕

書正字宏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於揚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號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曾爲和州刺史從子貢授業情義特深及融爲申州陰懷異志令黃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爲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復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名穎字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業中蔚之爲左丞楚之爲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稱爲二郎楚之武德初爲大理卿封常山郡公

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兵刃又誘以厚利楚之竟不爲屈及還以年老致仕貞觀初卒時年八十諡曰平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元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後卒於交州都督驩州司馬

裴敬彝與餘慶雅故以事答餘慶婢父婢方變詐敬彝死獄中又衰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設譎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宏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宏不置對善宏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榜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歎曰

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新書作煚卒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逆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因收僧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宮餘令續梁元帝孝德傳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郎撰隋書未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
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元說祀五天帝王肅
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元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
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
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
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
均助教孔元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
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
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

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拾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謹愿勸以不當滅性招拾以食之遂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中州司馬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支派近代已來無

及之者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撰著姓畧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祕書少監敬潛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驚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仕至中書舍人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元感

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倦長安三年表上其
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
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
令宏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
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
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
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為元
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
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
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

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宮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紹宗字承烈 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徙焉紹宗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晝腹與余正同虞卽世甫也 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卽拒之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業於揚州作亂聞其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人望殺之

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以其狀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禁中親加慰撫擢拜太子文學累轉祕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於鄉里紹宗兄元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

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
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
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
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
冀宏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
後進奏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充
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
累封沛國郡公卒時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
於代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紹開元時歷集賢修撰

光祿卿 太常卿 終太子太師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神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爲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元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

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

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之於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褘衣復寢宮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祝欽明字文思 雍州始平人也 父綝字叔良少通經術著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旣顯宦薦於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 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說舉明經才踈出業與六經等科拜著作郎 長安元年累遷

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欽明兼充侍讀二年遷太子少保中宗卽位以侍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祿大夫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戶（桓彥範崔元暐袁恕已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久之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

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元注內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褘衣第二揄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揄狄助祭中祀褘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袞冕先公鷩冕鄭元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褘衣助祭先王揄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

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世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卽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竝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

無定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爲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爲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鬯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

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卽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

薦豆籩徹此一　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

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採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二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

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祼鄭元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圓丘之祭與宗廟不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

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與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

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齊娘有夫婿者咸為改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惲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涓塵莫效諂佞為能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歷賢良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久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後入為崇文館學士尋卒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詩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爲忤旨遽止之翼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八索九邱由來徧覽前言往行實所該詳昨者因

其孫遊式宴朝彥既乘驩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逈明宜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為國子司業卒於官

柳沖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為河北縣長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說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其時也君素

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悅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祿少卿使突厥厥存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疋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沖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爲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爲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沖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沖與左僕射魏元忠蕭至忠岑羲崔湜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吳兢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元忠等施功

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爲外職至先天初沖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元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沖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沖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錄奏上賜絹百疋五年卒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邱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諡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以國則齊魯秦吳氏以諡則文武成宣氏以官則司馬司徒氏以爵則王孫公孫氏以字則孟孫叔孫氏以居則東門北郭氏以志則三烏五鹿氏以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

本系漢與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絶後嗣蒙其福猶爲強家漢高祖與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以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

大人竝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
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
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
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
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冑初無族姓其穆
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
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
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
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
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
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
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族不通歷代之說不可
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
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
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
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
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
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
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
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

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狥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宏劉湛好其書宏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譔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儒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

所紀執傳其孫冠冠譔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文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彥卿撰後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學涉高宗時爲雍王記室粲博覽經史弱冠舉進士景龍二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

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後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春秋左氏傳云衞孫桓子

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愼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敕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紹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

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朞蓋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羣辟者也帝竟依粲所奏公主大怒粲以忤旨出為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累轉祕書少監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傅開元

初卒 謚曰景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章以爲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爲不可當時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玷棄官將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爲事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說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

鎭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祕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祕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職歸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元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慍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翼開元中爲左拾遺

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歷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於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義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元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謂宜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

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旣視朔遂登臺元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元謂告帝卽人帝神卽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韙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干寶謂吉爲朔故世人

謬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忞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元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爲一

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淸廟正室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圜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元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元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守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亦隘乎

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

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壝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

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卽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凉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元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卨稷也卨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凉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

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九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之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於

是祕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齊賢等不祖
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
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
之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爲業岱好學六
籍諸子悉所探究總辨問無不通難莫能詘大厤中轉
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厚遇
之敕故所居爲復禮鄉尋爲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師
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爲太常博士掌禮儀從
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

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中加兼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喜賚予有差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恡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祕書省正字轉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討事鬧

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升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賊平拜監察御史歷三院累轉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升始也承延齡之後以寬簡代煩虐人甚稱之升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未斷自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升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議其罔君云遷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升初入朝班位失

序殿中侍御史鄭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敘定班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給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彈之旋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戶參軍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錄至晚年尤甚唯弁與韓臯得起爲刺史授滁州轉杭州弁與兄冕袞皆以友弟儒學稱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祕閣焉貞元二十一年卒於家

衮自贊善大夫貶永州司戶參軍敕蘇衮貶官本緣弟蓮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迴任歸私第衮年且七十兩目無見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上聞之哀憫故許還家尋卒初晃自京兆士曹參軍貶信州司戶參軍旣坐弁貶官或有人言晃才學上悔不早知業已貶出又復還衮難於再追晃乃止帝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紓韓皐之兄羣對帝乃擢紓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晃遂不復用

陸質字伯沖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鎭揚州愛其才辟

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
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
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
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宗帝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
上在春宮執誼懼怒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
因用解釋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
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太子已即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
質能文聖人書通於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
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焉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於京兆伉少有經學大

厤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祕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
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讀澤潞節
度使李抱貞卒爲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
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
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
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爲
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
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充皇太
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
順宗卽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爲同州刺史

入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子葯進士擢第又登制科仕至尚書郎

韋表微字子明隋郡城公元禮七世孫羇丱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譴責弁皐鎭西川王緯司空贍獨孤良弼裴況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況嘗謂表微似衞玠自以不能及也始舉進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御史爲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揃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媿淵明云踰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制誥表微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隨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隨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推賢初不計私也滿歲擢遷中書舍人俄拜戶部侍郎職進如故

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開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日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決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於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於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時自長慶寶歷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翰林選擢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於一時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表微少時刻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九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概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溥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訊其遺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爲尚書左丞

許康佐父審康佐貞元中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毋老求爲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諡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內庭與王起皆爲文宗罷禮帝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逢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爲戶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撰九鼎記四卷弟堯佐擢進士第

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八年元佐堯佐子道敏並登進
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士第歷官清顯

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元機聖人雅旨出必由
戸行跡其軌逖有其人光乎信史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七